

文学经典与文化传承：论利维斯的“鲜活的传统”

Literary Canon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Leavis's Construction of the "Living Tradition"

熊净雅 (Xiong Jingya)

内容摘要：“传统”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关键词之一，也是利维斯批评体系的统领性要素之一。论文首先追溯了利维斯传统观的主要理论渊源，探究其如何受到艾略特传统观的影响，又最终扬弃了艾略特传统观在“非个性化”等问题上的观点；其次，考察了利维斯传统观的内涵在“经典”问题上的集中体现；评析了利维斯通过重新评价英国文学经典从而重塑英国文学传统所表现出的现代主义革新精神；论述了利维斯的经典书单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教育环境中的必要性；再次，认为利维斯之传统以“传承”为纽带连接了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指出利维斯以英国文学传统为出发点力求传承文化传统并以此救赎文化；阐明作为传承剑桥批评传统中的重要一环，利维斯的传统观反映了工业化和功利化社会中具有大众情怀的精英主义文学和文化观。

关键词：利维斯；传统；艾略特；经典；传承

作者简介：熊净雅，文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英美现当代文学研究。

Title: Literary Canon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Leavis's Construction of the "Living Tradition"

Abstract: Tradition is one of the keywords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one of the leading factors in F. R. Leavis's critical system. This essay first traces a major theoretical origin of Leavis's idea of tradition by exploring how it was influenced by T. S. Eliot's idea of tradition and then sublated his thoughts especially the theory of "impersonality." Then, it investigates Leavis's view of "canons" in which connotations of his idea of tradition are embodied, comments on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modernism shown in Leavis's endeavour to reshape British literary tradition through revaluation of literary canons, and analyses why his list of canons is necessary in particular historical time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Moreover, based on Leavis's idea of tradition it indicates that "continuity" serves as the link betwee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oints out that Leavis

fought for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cultural salva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British literary tradition, and elucidates that as a crucial link in the tradition of Cambridge criticism Leavis's idea of tradition reveals a kind of elitist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that concerns for the public in an industrial and utilitarian society.

Key words: Leavis; tradition; Eliot; cannon; continuity

Author: Xiong Jingya, Ph.D., is Lecturer of English at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r research areas ar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ilviaxiong2014@126.com).

“传统”(tradition)是一个既具体又模糊的概念，因而对其进行抽象全面的定义并非易事。传统常常是和其他表示特质的概念共同使用而获得具体意义的，譬如“新古典主义传统”或是“苏格兰民谣传统”。1919年现代主义方兴未艾之时，托·斯·艾略特(T. S. Eliot)对此有过微妙的阐释：“在英语写作中，我们很少谈到传统，尽管我们偶尔也使用这个名词来惋惜传统的消失”(艾略特 1)。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976年，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也指出“传统这个词就其现代普遍的意涵而言，特别复杂难解”(威廉斯 491)，并最终将其归纳为“‘年代久远’的事物，以及‘礼仪’、‘责任’与‘敬意’”(492-493)。从1977年至今已再版五次的《企鹅文学术语和文学理论辞典》(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中的词条阐释侧重于传统的丰富的具体内涵：“它意指可供作家研究和学习的被继承下来的过去。因此可以指作家的母语、文学形式、准则、方法、惯例以及各种来自过去的文化”(Cuddon 730)。而《牛津文学术语词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以艾略特和利维斯对经典的重构为例，更强调经典文本的作用和传统的动态性，将传统定义为：“被体现为从过去‘留传’到现在的任何作品、风格、惯例或者信仰。在实践中，这是指依照对过去的某种阐释而排列的被挑选出的某些作品，通常是为了赋予现在的某种批评观点以权威性”(Baldick 361)。虽然各家有关传统的阐释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是均指出了传统的如下特质：第一，传统关乎“过去”；第二，传统通过“经典”得以体现；第三，传统是承上启下的“传承”过程。从上述三个方面出发，通过探究弗·雷·利维斯(F. R. Leavis)和艾略特传统观的渊源、利维斯对经典的认识，以及利维斯文学和文化传承的主要思想，我们可以对利维斯的传统观进行较为完整的考察。

一、渊源：艾略特的追随者和扬弃者

利维斯的传统观在形成时期深刻地受到了艾略特传统观的启发，其文学批评一度可谓是对艾略特传统观的实践。利维斯后期扬弃了艾略特传统观在

“非个性化”等问题上的观点，发展出具有独特理论价值的传统观。

利维斯传统观的建构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利维斯正式登上批评舞台之时便已于字里行间显露出端倪，只不过尚缺乏理论化的阐释，其主要渊源是艾略特。利维斯的批评生涯滥觞于诗歌批评，艾略特是这一进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影响力量。一方面，艾略特的诗歌为利维斯提供了批评的对象和理想诗歌的范本。另一方面，艾略特的文学批评理论为利维斯提供了批评方法的来源。¹ 传统是利维斯与艾略特之间的一条关键纽带。1920 年出版的《圣林》（*The Sacred Wood*）² 收录了名篇《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其中提出的“传统”和“非个性化”等概念在利维斯批评思想的形成时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艾略特认为作家要将个人交付于传统，强调作家面对“过去”时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艾略特 2-3）。无独有偶，利维斯曾就诗人和传统的关系这样说道：“一个批评家在对待具体作家时，不论是否做到了清楚详细，其实是在对待传统，因为这些作家活在传统之中”（Leavis, Revaluation 3）。这无疑是对艾略特“去个性化”的传统观在诗歌批评和诗歌史研究领域具体化的发展。不仅如此，艾略特传统观的影子在利维斯的小说批评中仍然依稀可见。譬如，利维斯考察了简·奥斯丁在传统中承前启后的角色，称她为“‘个人才能’与传统关系的绝佳典范”（利维斯 7）。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中所言具备“历史意识”的传统观可以视为利维斯通过《英语诗歌的新动向》（*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重新评价》（*Revaluation*）和《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等诗歌和小说批评专著来重建英国文学史光荣传统的一大理论支撑。

需要指出的是，利维斯的传统观远非对艾略特的复制，而是对其的继承和扬弃。二者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要鼓励作家的个性。艾略特认为诗人面对传统时要通过牺牲个性获得价值，“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继续不断的个性消灭。剩下要做的事就是对个性消灭的过程、以及对个性消灭和传统意识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艾略特 6）。与艾略特相比，利维斯强调作家与传统的关系时更侧重于作家的个性和创造性，因而后期转向批判“这篇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既混乱又模糊”（Leavis, Living 186）。譬如，他指出诗人最本质的特质是能够“交流一些诗人自身所有的东西”（Leavis, New 11），作为小说“伟大的传统”之起首，“她〔奥斯丁〕与传统的关系却是创造性的”（利维斯 7），实际上是指个性和创造性与传统是相

1 有学者将早期二者的关系形容为“信徒关系”（Bergonzi 21），也有人称利维斯为艾略特的“追随者”（Mulhern 319），这些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2 对于利维斯而言，《圣林》是“他在当代对文学进行严肃思考的形成时期所接触的第一部也是最受影响的一部作品”（Bell 57）。

辅相成的。其实，艾略特本是极具个性的诗人，作为批评家的他也并没有彻底否认作家的个性，只是认为个性在创作中用处不大，这种倾向影响了新批评。虽然利维斯主义和新批评在对文本的重视上有渊源，但是二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利维斯强调作品在传统中的位置、作家的个性和生活经验以及批评的道德功能，等等。利维斯所指的“传统”的意义有所变化，他所理解的“非个性化”的概念兼具社会的、道德的和审美的维度。

作为 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关键词之一，“传统”是被世纪之交新旧变革的历史洪流推上批评舞台之中心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亘古不变的秩序自 19 世纪末起即受到质疑和挑战，然而到 20 世纪初，在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大陆的思潮不断涌入的情况下，怀旧情绪和根深蒂固的旧观念仍然挥之不去，人们的思想经历着强烈的多重的冲击。这一切激发了作家和批评家对过去和现在关系的阐释以及对未来可能性的探索，从而使得传统前所未有地成为了现代主义乃至 20 世纪文学批评的重要议题。利维斯的传统观正是肇始于这个新旧冲突激烈，呼唤理性反思和大胆构想的年代，艾略特是这一时期启发利维斯的主要渊源。在随后约半个世纪的批评生涯中，利维斯的传统观不断发展丰富。

二、经典：理解传统的必经之路

作为坚定的经典拥护者，利维斯曾经这样解释传统与经典的关系：“如此这般强调为数不多的几个出类拔萃者，并不是要漠视传统；相反，理解传统之义正该由此入手”（利维斯 4）。也就是说，经典作品最能代表传统的精髓和发展脉络。所以，要全面理解利维斯的传统观必须考察其经典观。

利维斯的传统观在文学批评领域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英国诗歌进行了“重新评价”，并指明了现代英语诗歌的“新动向”；二是重塑了英国小说的“伟大的传统”。这既是对英国诗歌史和小说史进行的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宏观重构，又是细察敏锐的具体批评实践，其背后主要的理论支持是利维斯对于经典的认识。首先，利维斯是极具现代主义革新气质的诗歌批评家。1932 年出版的《英语诗歌的新动向》剖析了维多利亚时代诗歌套路化的主题、意象和手法对诗歌的束缚，指明了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的萌芽现状和发展方向。利维斯的批评在艾略特早期被接受的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曾经饱受争议的《荒原》和艾略特获得了几乎是公认的定论¹。正如同布鲁克斯所评价的那样，“尤其是在弗·雷·利维斯和弗·奥·马西森²之

¹ 艾略特早期在文坛地位的确立得益于以利维斯、马西森（F. O. Matthiessen）、威尔逊（Edmund Wilson）、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为代表的众多批评家的协同努力；其中，利维斯的工作十分关键。

² 指《英语诗歌的新动向》和马西森于其后三年出版的《托·斯·艾略特的成就》（*The Achievement of T. S. Eliot*）。

后,倘若要大胆地进一步写任何关于《荒原》的东西是需要解释甚至是道歉的”(Brooks 185)。更重要的是,这部专著体现了大量极具学术价值的诗学思想,其核心是诗歌应当运用口语化的“鲜活的语言”(the living language),以“生活”(life)和“经验”(experience)为基础,反映诗人的个性和现代社会的时代性。利维斯紧接着于1936年出版了《重新评价》,梳理评价了英国16世纪至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他推崇多恩等玄学派诗人莎士比亚式的口语化的诗歌语言,同时强硬批判弥尔顿的宏大风格和拉丁化的语言,与艾略特合力掀起了20世纪初弥尔顿之争的高潮。此外,主要浪漫主义诗人也经历了褒贬各异的重新评价:利维斯高度肯定了华兹华斯关注生活的道德感,赞扬他创造天才与批评意识并存的理想状态,但仍对其《不朽颂》(*Immortality Ode*)中的宏大风格表示了不满;利维斯对雪莱进行了颠覆传统观点的批判性的重新评价,指出“雪莱之流畅雄辩风格的效果是将诗歌交付于和心智没有联系的感受力”(Leavis, *Revaluation* 210),雪莱的诗“从情感自身出发表达情感,不与其他事物相联系,存在于空洞之中”(214),等等;利维斯推崇济慈放弃学习弥尔顿之后写出的“莎士比亚式的”(263)作品,肯定其兼顾艺术和生活的高超造诣、悲剧性的非个性化特征,以及成熟的道德感。我们可以发现,利维斯进行重新评价的主要标准是诗人是否使用口语化的“鲜活的语言”、体现“生活”和“经验”、保持非个性化,最重要的是其是否具有关乎人性的道德关怀。《英语诗歌的新动向》和《重新评价》“坚定地为英语诗歌重新绘制了一幅地图”(Bergonzi 22),与晚期的《鲜活的原则》(The Living Principle)等著作共同勾画出了英国诗歌的一个伟大的传统。

其次,利维斯重构了英国小说的伟大的传统,树立了具有时代眼光的小说经典。《伟大的传统》指明了“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康拉德以及D. H. 劳伦斯——他们即是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之所在”(利维斯 37)。利维斯力求摆脱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对小说和小说家的固有评价,以根植于生活的道德观念来鉴别小说。这种道德批评绝非类似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说教,而是艺术创作的有机要素。例如,利维斯赞叹乔治·艾略特在塑造特兰萨姆夫人时深刻的道德想象和可信敏锐的心理观察,并指出:“我们感到,若把这里的乔治·艾略特说成是个道德家,那便是踩错了点。她完全是个大艺术家——一个小说大家,具有一个小说大家在把握人性心理上的洞察力和知人论世的敏锐烛幽”(利维斯 75)。他认为乔治·艾略特捕捉到了真实的人性,创造出悲剧效果:“这段文字没有一点儿说教的味道;它乃是戏剧化的论断,深刻犀利又完全可信,而个中所隐含的道德教训乃是建立在形象展示的必然性之上的,是一个心理现实主义者所认识到的那种教训”(79)。乔治·艾略特可谓是得益于利维斯重新评价的最典型的例子,“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没有《伟大的传统》就没有《米德尔马契》(及其作者)在今日英国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陆建德 15)。亦如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在《伟大的传统》问世 14 年后的 1962 年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书评作者和本科生都能对列入伟大的传统的作家作品发表一番洞见，“这样的成功不应使我们忘记利维斯的重新评价在当时不仅十分新颖，而且无畏大胆” (Steiner 230)。利维斯具有开创性的批评工作改变了这些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树立了新的经典。直到今天，斯坦纳的这番评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适用。20 世纪后半叶，利维斯所思索过的有关传统和经典的话题在批评界和教育界引发了新的经典辩论以至激烈的经典之战。然而经典开放和经典修正的过程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风险，“选择将什么包括到经典中（并将其他作品排斥在经典范围之外）看起来成为了具有政治意义的行为” (Peer 97)。其实，利维斯重构经典时所秉承的艺术标准和道德准则具有借鉴意义。

利维斯对于经典的界定与阐释为他的传统观做出了注脚，体现出无畏的革新精神，然而综观 20 世纪前半期英国小说的图景，利维斯仿佛又是保守的。《伟大的传统》成书之时已经声名显赫的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 被斥为死胡同，以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和爱·摩·福斯特 (E. M. Forster) 等为代表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品位亦遭到了批判。表面上看，利维斯对上述英国现代主义文学鼎盛时期领军人物的态度似乎趋于保守。事实上，这样的比较是不成立的，以乔伊斯和伍尔夫为代表的小说家所开创的是与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并行的另外一个传统，二者是对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不同方式的反拨。在小说形式上进行的意识流等试验固然体现了现代人的精神诉求，然而利维斯最主要的甄别标准是英国文学传统中一脉相承的基于生活的道德关怀和人文精神。其实这种多样性正是现代英国文坛生命力的一种体现。正如利维斯所指出的，所谓小说大家“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利维斯 3-4)。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便能够于纷繁之中觅得一种纯粹的契合。

若是望文生义，很容易认为利维斯只鼓励（允许）学生和其他读者阅读他所开具的经典书单上的作品，不免自大狭隘。然而，当我们把视野投向英国 20 世纪早期和中期的社会历史图景时，利维斯的所谓经典书单就变得更好理解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学教育的扩大化导致许多大学新生的底子相对薄弱，数量有限的文本在教学上更具操作性。更进一步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英国国际地位的动摇和普遍的焦虑情绪。在这一历史契机下，英国悠久灿烂的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重建民族自信的载体，现代英语文学顺势从古典文学中摆脱出来成为了独立的学科。利维斯采撷经典并重塑英国文学伟大的传统顺应了历史需要，体现了批评家的时代责任感。必须指出的是，利维斯不仅本人博览群书而且在音乐等多方面均有造诣，还鼓励学生在阅读上“培养混杂性” (MacKillop 163)。但是可以推测，利维斯所言的混杂性仍然是有一定标准的，譬如他拒绝侦探小说等通俗作品和好莱坞电影等，视之为“标

准降低”(Leavis, *Continuity* 18)后庸俗文化的产物。这种所谓的偏见被后来的文化研究者所扬弃。

利维斯对经典的重构引发了争议，其本人也进行过少量修正。例如，利维斯对雪莱的贬低激起了传统学者的不满；他曾试图将弥尔顿“拉下马来”(Leavis *Revaluation* 42)，但最终在围剿下陷入沉寂。此外，利维斯早年对狄更斯的评价不高，认为他仅算得上“娱乐高手”(利维斯 25)，故而将其排除在伟大的传统之外。但利维斯夫妇晚年合著的《小说家狄更斯》(Dickens: the Novelist)则表示“狄更斯是最伟大的从事创造性写作的作家之一”(F. R. Leavis & Q. D. Leavis 9)，这可谓是对其早年经典书单的重大修改。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完全同意利维斯所划分的经典范围，盲从或是批评他对具体作家的褒贬，也勿需因批评家在批评生涯不同阶段改变观点而对其可信度产生怀疑。利维斯所勾勒的传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其在当时的进步意义弥足珍贵。毋庸置疑的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利维斯主义本身也已经成为英国文学和文化批评传统的有机部分。

三、传承：传统的归宿和使命

传统以“传承”(continuity)的形式在利维斯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有机结合的连接点上担任了核心角色。首先，利维斯相信“文学批评可以拯救世界”(Leavis *Living* 50)。传承是传统的归宿和使命，是实现文化救赎的关键途径。正如韦勒克所指出的那样：“这种主张始终是每个人文学者面临的必然的任务”(韦勒克 435)。这种批评救世的思想将文学传统视为文化传统的承载者，这种传承是用大量的文学作品来支撑的“文化传承”，它能够“超越‘现在’和‘过去’，赋予时间以意义，赋予人性以对真实意义的把握”(Leavis, *Valuation* 130)。归根到底，这种相辅相成的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内在核心是人性价值和道德关怀。其次，利维斯是传承的实践者，继承了英国人文主义批评传统，兼具鲜明的现代性。利维斯曾表示：“他[批评家]努力将现在的诗歌视为一种延续和发展；这是传统在当代最具有决定性和最重要的生命”(Leavis, *Revaluation* 1-2)。可以推断，不论是“鲜活的传统”(Leavis, *Education* 130)，还是现在与过去的文学之间“鲜活的关系”(Leavis, *English* 87)都暗含了传承的创造性。

大学英语教育和《细察》(*Scrutiny*)杂志的编辑出版是利维斯除著书立说以外推进文学和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这些实践有力地推动了利维斯传统观的传播，产生了实际的文化影响和社会效应。利维斯将英语树立为大学教育体系中各学科的“联接中心”，旨在推广人文教育和培养良好的文学品味，从而传承英国文学和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他也意识到只有通过少数精英辐射到“大众”才有可能真正改善文明的状况。利维斯的几代学生如种子般对其批评思想的传播与传承证明了这一构想的实际成效。然而我们应当

意识到，利维斯的精英标准极高，部分学者和众多剑桥学子尚且难以达到，普通读者更是望尘莫及。所以，文化救赎最终并未完美实现，其本人晚年也曾坦言批评救世理想之难。利维斯希望通过践行批评的功能来达到救赎文化之目的，恪守了“我的剑亦不会”¹落下的誓言，虽然留给世界的是一个悲壮的背影，但并不影响他毕生追求的历史意义。此外，利维斯苦心经营了20余年的《细察》杂志激发了众多作者对文学、艺术、社会等的思考，培养了一批严肃的读者，对文学批评品位和批评方法产生了远超越其出版年代的影响。《细察》停刊10周年之际，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63年再版了20卷的《细察》，继而又于1968年出版了2卷本的《〈细察〉选集》(*A Selection from “Scrutiny”*)，及时拯救和保存了这一具有历史文献性质的出版物，以及其背后一个时代关乎文学和批评的变幻风云。今天的读者仍然可以通过这些真切文字真实感触到细察派的思想火花，这正是成功传承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又一例证。

作为剑桥批评的四大核心人物之一，利维斯对英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传承是剑桥批评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剑桥的求学生涯及其一生的批评与教育实践是剑桥英文兴起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写照，他的躬耕是塑造剑桥批评传统和英文教育体系的重要力量。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帝国渐衰的历史背景下，利维斯重构的具有民族自豪感的伟大的传统突显了剑桥英文的时代性。综观剑桥英文和剑桥批评传统的发展进程，“他们〔瑞恰慈、燕卜荪、利维斯和威廉斯四位剑桥批评家〕所描述和定义的文学与文化、文化与社会的广阔联系及其相互影响成为推动英国乃至英国之外的英国文学教学和文化研究的源泉和借鉴”（曹莉 41）。几位剑桥批评家的观点各不相同，继承与扬弃背后隐含着一脉相承的默契，构成了剑桥英文的批评传统，折射出英国文学和文化的不断传承。

此外，利维斯以经典文学作品和作家为重心的传统观指向精英主义，此乃学术界之公论，然而对此的理解却大相径庭。若简单地贴上精英主义的标签难免会使人认为利维斯轻视大众，鄙夷中眉和低眉读者的品味，放弃关照“少数人”以外的读者和作品，陷入了狭隘。而事实上，经过利维斯的重新评价而跻身于经典之列的作品在许多方面打破了旧传统的所谓高雅规范。例如，若按照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诗歌评价标准，《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必被判为不入流之作。与此同时，在工业化不断加速推进的社会环境下，面对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蔓延，利维斯极为欣赏民间文化，推崇具有民众集体性和历代传承性的“鲜活的语言”，向往在具有文化救赎意义的“有机共同体”(organic community)中生产、艺术、

1 1972年出版的《我的剑亦不会》(*Nor Shall My Sword*)是利维斯晚年文化批评的重要文集，涉及“两种文化”等深刻话题。书名“我的剑亦不会”源自威廉·布莱克的诗歌《弥尔顿》(*Milton*)。虽然70年代利维斯主义大势已去，但是这部文集彰显出利维斯老当益壮的深刻洞察力和犀利的批评精神。

生活和谐相融的自然状态。不仅如此，利维斯批评救世的文化理想决定了他所秉承的精英主义并非固步自封和孤芳自赏。虽然他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但是其指向是大众的，其目的是以经典作品为媒介，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以严肃批评刊物为阵地，培养有真正鉴赏能力的广泛的读者群，以此来保障传承。我们应当认识到，在大学教育日益普及化和市场化的时代，这种意义上的精英意识不仅是维系人文教育之本质所必需的，而且是传承文学和文化传统之精髓所应坚持的。

综上所述，利维斯以英国文学传统为出发点审视文化传统，对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教育、出版和社会意识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是 20 世纪早期和中期英国文化自觉的一面旗帜。

2018 年是利维斯逝世 40 周年，他为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传统所留下的精神遗产依然具有现实意义。1996 年，加里·戴 (Gary Day) 出版了《重读利维斯：文化与文学批评》(Re-Reading Leavis: Cul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2003 年，同名学术会议“重读利维斯”在利维斯工作过的剑桥大学唐宁学院召开。以此为契机，20 多年来对这位理论之前的批评家的重读和重新评价在西方尤其是英国方兴未艾。在利维斯学会 (The Leavis Society) 的支持下，2017 年于伦敦和剑桥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围绕“文学为什么重要”(Why literature matters) 和“重读利维斯：在我们的时代重视（各种）文学”(Re-reading Leavis: valuing literature(s) in our time) 展开。2017 年 6 月，由利维斯学会和清华大学等中国相关机构联合举办的“剑桥批评：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跨文化背景下对利维斯的重读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利维斯协会主席彼得·沙罗克 (Peter Sharrock) 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全世界所有深切关心文学和阅读在维持真正的人类生活时所处位置的人，所有目睹了在我们的大学里批判性的阅读以及对文学经典的评估所经历的危险的衰退的人，都会称赞在清华大学举办的这次会议是恰逢其时”(Sharrock 7)。回望利维斯的传统观，正是于一定的历史距离以外审视英国 20 世纪早期和中期的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并看到其与当下我们的文学和文化之间紧密的联系。我们不妨也采用利维斯尊崇的“鲜活的”态度，以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怀和人文关切为出发点，面对时代变迁中出现的新情况和跨文化语境下的新问题，肩负起我们在传统中所被赋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责任。

Works Cited

- 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年。
 [Eliot, T.S. *A Collection of Eliot's Essays on Literature*. Trans. Li Funing. Nanchang: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0.]
- Baldick, Chris.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Oxford: Oxford U P, 2015.
- Bell, Michael. *F. R. Leavis*. London: Routledge, 2004.

Bergonzi, Bernard. "Leavis and Eliot: The Long Road to Rejection." *Critical Quarterly* 26 (1984): 21-43.

曹莉：“‘英国文学’在剑桥大学的兴起”，《外国文学研究》6 (2014): 40-46。

[Cao Li. "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4): 40-46.]

Cuddon, J. A., ed., M. A. R. Habib, rev. ed., Matthew Birchwood, Vedrana Velickovic, Martin Dines and Shanyn Fiske, asso. eds.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4.

Leavis, F. R. *For Continuity*. Cambridge: The Minority Press, 1933.

—. *Revaluation: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nglish Poetr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49.

—. *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 A Study of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1.

—. *The Living Principle: 'English' as a Discipline of Thought*. New York: Oxford U P, 1975.

—. *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A Sketch for an 'English School'*.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 P, 1979.

—. *English Literature in Our Time and the Univers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 P, 1979.

—. *Valuation in Criticism and Other Essays*. Ed. G. Singh. Cambridge: Cambridge U P, 1986.

Leavis, F. R., and Q. D. Leavis. Dickens the Novelist. London: Faber & Faber, 2008.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Leavis, F. R. *The Great Tradition*. Trans. Yuan We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陆建德：“序：弗·雷·利维斯和《伟大的传统》”，《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Lu Jiande. "Preface: F. R. Leavis and The Great Tradition." *The Great Tradition*. Trans. Yuan We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MacKillop, Ian. *F. R. Leavis: A Life in Criticism*.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97.

Mulhern, Francis. *The Moment of "Scrutin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eer, Willie van. "Canon Formation: Ideology or Aesthetic Qu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36 (1996): 97-108.

Sharrock, Peter. "Address for the Opening of the Conference." Conference Brochure. "Cambridge Criticism" beyond Cambridge: *F. R. Leavis and Others,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17.

Steiner, George. *Language and Silence: Essays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he Inhuman*. New York: Atheneum, 1967.

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Wellek, René.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5. Trans. Yang Ziw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9.]

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Trans. Liu Jianj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